

百年巨变

19世纪德意志 的历史和文化

○孙立新 编著

•407

○山东大学出版社

目 录

I. 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演变	(1)
II. 德意志民族运动的社会史问题	(35)
III. 工业革命与社会变革	(53)
IV. 第二帝国的工业官僚政治 与“新中间等级”	(78)
V. 19世纪德意志文学的主流	(94)
VI. 黑格尔与叔本华	(123)
VII. 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	(146)
VIII. 科学教育学的滥觞	(164)
IX. 批判历史学的创立	(186)
X. 人物素描	(207)
XI. 尼采：时代的叛逆者	(238)
后记	(258)

I. 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演变

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思潮，是普通民众热爱并忠诚本民族的感情和意识，是资产阶级关于民族、民族利益和民族关系问题的思想或理论。

19 世纪时，德意志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并获得了广泛传播，其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以下 4 个阶段：1800—1815 年；1816—1849 年；1850—1870 年；1871—1900 年。

德意志民族主义渊源流长，但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思潮，它首先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激发下兴起的。

19 世纪初，德意志仍是一个分裂割据的落后的封建国家。全国虽然保存了一个所谓“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但实际上是“由无数的小邦，即无数的王国、选帝侯国、公国、大公国和最大公国、侯国、伯爵领地、男爵领地和帝国自由市所组成”^①，是世俗诸侯和教会诸侯以及骑士们的松散联合。帝国中央政权彻底衰落，皇帝只是徒具虚名。除了所谓的保留权外，皇帝在行使对外代表帝国、决定战争与和平、征募军队、提高捐税等重要权力时，都必须取得帝国议会中各帝国等级代表的同意。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631 页。

且因为皇帝是由选帝侯选出的，所以每次选举皇帝时，选帝侯们都要通过当选者的誓约不断地限制皇帝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邦国诸侯的权力增强了，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实施专横统治，掌握财政和军事力量，扩大军警编制，建立最古怪的制度。他们还互相仇视，互相对立，互相并吞，其结果是争斗不已，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工商业发展缓慢，远远落在英国和法国后面。

德意志在总共 2300 万的人口中，3/4 以上居住在农村。大多数农民生活在封建依附关系之中。许多地区（特别是易北河以东地区）还停留在过时的三圃制经济状态，谷物产量很低，每公顷只有 600—700 公斤。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刚刚进入工业革命的准备阶段，重工业尚未出现，冶炼工业很原始，煤和矿石的开采和加工还集中在有原料和辅助材料的鲁尔区、萨尔区和上西里西亚。1800 年，德意志的生铁总产量约 4 万吨，而英国已达 19 万吨^①。在商业方面，统一的国内市场也没有形成。不仅每个邦，而且大邦的各个地区都有权设置特别关税。商品从汉堡运到德累斯顿，仅在易北河上就必须交纳 35 次关税。在宾根和科布伦茨之间的莱茵河上也有 9 道关卡。水路运输和公路运输的状况也不好。

由于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所以德意志资产阶级既没有力量统一国家，也没有力量反对贵族的统治，他们分散地依附于各诸侯邦国的统治，趋炎附势。只有一些出身于资产阶级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痛恨诸侯、贵族等特权等级的统治制度，反对分裂，要求统一，渴望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制。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也是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且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封建体系，推动了各国的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

^① 丁建弘、陆世澄主编：《德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4 页。

法国革命象霹雳一样击中了德意志的混乱世界。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害怕革命运动会蔓延到自己国家而竭力主张各国君主团结一致，反对法国，他们“挺起锈痕斑驳的长枪冲向革命的巨龙”^①。但是经过了革命洗礼的法国军队却击败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法同盟，迅速占领了德意志的大片土地。1806年7月17日，拿破仑建立“莱茵联盟”；在它的管辖下，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和12个较小的邦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第三德意志”，以与普鲁士和奥地利抗衡。后来萨克森王国也参加了这个联盟。8月6日，拿破仑迫使德意志皇帝弗兰茨二世放弃其皇帝称号，存在了900年之久的神圣罗马帝国彻底瓦解。1807年7月7日，拿破仑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俄国承认法国的一切国外占领地，同意把普鲁士的一半领土和新成立的华沙公国交由法国控制。7月9日，被拿破仑打垮又被俄国同盟者背弃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不得不在《提尔西特和约》上签字。

列宁指出：“法国大革命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这些战争都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②因此，“提尔西特和约对于德国曾是莫大的耻辱，而同时它又是走向民族大复兴的转折。”^③

拿破仑的侵略扩张激发了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兴起。浪漫主义

① [德]弗兰茨·梅林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86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0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491页。

诗人、学者和政论家约瑟夫·格雷斯于1800年从巴黎回到德意志时说：

“我们曾看到法国努力争取自由，当这种自由仍然是普遍的自由时，当它仍然赞美所有民族的上帝时，那么，这种自己的利益也就是所有已成熟到能改善自己处境的民族的利益；每一个人都 有义务投入这一全人类的事业，不顾一切个人利益关系，不受任何地域因素影响，把这一事业置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为了这一事业，人们有义务与所有其他人团结在一起，用全副精力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不怕牺牲，更不怕艰难困苦。这样，他就能把自己的努力加到自然为了它的试验而唤醒的强大力量中去。

然而，一旦哪个国家抛弃了这一神圣使命，一旦它只关心自己本身的自由，一旦它只赞扬本民族的利益并按照本国的社会风气制定宪法，这时，将它和别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公民纽带就崩解了；别国人民的利益和它的利益也就不一致，以前很少有的考虑，以前会被认为是心胸狭窄的动机，现在就有了充分的意义。现在就再也不是个人对个人，而是国家对国家，除了‘正义要求什么？’这个问题之外，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智慧要求什么？’”^①

诚然，早在1789年以前，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已经出现了日益增进的迹象。菲力普·雅各布·施佩纳和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于17世纪末创立的虔信派已经造成了一种心理反应和精神发展趋势，把民族主义感情和理论的许多必要成分引进了德意志人的生活，即强调宗教狂和非理性主义，尊重个性，关怀普通人的需要和民众教育。古典主义的复活使公民爱国心和公民德行的理想得到传播。莱辛、克洛普施托克、哈曼和赫德尔已经打破了

^① [美] 科佩尔·S·平森著：《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9页。

德意志文学和德意志思想对法国模式的依赖，给民族文学和民族教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赫德尔甚至还创造了一套完整的民族主义哲学。但是所有这些现象都纯粹是存在于文化上的民族主义领域的，还没有转入民族国家的范围。只是法国革命所引起的震动，才加速了这一切趋势的发展，特别是使德意志知识分子开始关心政治，有了政治觉悟，在政治上积极起来。

法国革命发生之时，恰值所有下面这些其他潮流和运动的影响汇聚在一起，互相发生作用。启蒙运动的力量使虔信派教徒摆脱了传统宗教的束缚，把民族和国家作为倾泄自己的情感的世俗对象，而法国革命引起的战争则造成了实现这种情感转移的局面。18世纪德意志的内部发展正在德意志人民中引起一种更强烈的彼此亲近的感情，而法国革命引起的战争通过对比，通过恨的作用促进了他们的民族感情。美国史学家科佩尔·S·平森指出：“法国革命前的民族主义完全是文化上的，而德意志的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则诞生于反对外国的斗争。”^①德国著名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耐克（Friedrich Meinecke，又译“梅尼克”）也说：“关于完整意义上的民族运动，即它所指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和小团体的、而更加是全体人民各阶层的民族感情，可以说最初是在外国统治和解放战争之后才开始的。随着它，便开始了德国人民在性格方面的某些确切的变化；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才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我们（德国）的命运。”^②

德意志的军事溃败，拿破仑的暴力统治，激发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热忱。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在布道中为基督教新教的革新和道德转变辩护，同时也要求人们积极关心

① 科佩尔·S·平森著：《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上册，第42页。

② [德]梅尼克著：《德国的浩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3页。

祖国的生存,有意识地培养民族性作为争取重获自由的先决条件。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在其《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颂扬德意志民族是富有“元气”(Geistesursprunglichkeit)的民族。因为德意志的语言与法语比,是有元气有生命的语言;德意志的宗教(路德新教)与旧教比,是有元气有生命的宗教;德意志的哲学如康德的批判哲学和他自己的知识学,与英国经验哲学比,是有元气有生命力的哲学;德意志的精神教育运动,与带破坏性的法国革命比,亦是较富元气较有生命的运动。费希特平日自诩己身为一切人中之“大我”,而此时则自诩德意志民族为一切民族中之“大我”^①。历史学家恩斯特·莫里兹·阿恩特以如下的措词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什么是德意志人的祖国?是人们的出生地,诸如萨克森—阿尔腾布格、萨克森—科布格—果达、萨克森—希尔德布尔格豪森、萨克森—麦宁根或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那样的小国(仅举39个国家中的几个为例),还是具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整个较大的国家?难道萨克森—阿尔腾布格人或者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人应该维护一种小国的意识吗?他们不是也早就赞同自法国革命以来大张旗鼓地宣扬的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思想吗?他们同样认识到,只有一种德国语言和文学,只有唯一的一种精神上的奋发才能抵御法国的影响,正如只有众志成城才能共同战胜拿破仑一样。在跨越近在咫尺的邻国边界时还需要继续交纳关税也是应该的吗?”^②什么是德意志人的祖国?阿恩特的回答是,整个德国是德意志人的祖国,共同的历史和时代的现实需要都说明了这一点。

① 参见贺麟著:《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2页。

② [德]恩斯特·约翰·耶尔格·容克尔著:《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反抗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是这一时期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格雷斯把《莱茵信使报》接受过来，把它变成了“德意志自由的堡垒”。他跟随德军前进，鼓励他们，声称“我们最早的祖先从没承认莱茵河是德意志的边界”^①。雅恩神父将自己的民族感情从普鲁士扩充到全德意志。他于1810年出版了著名的政治小册子《德意志民族性》，要求改革普鲁士军队，用志愿军代替常备军。阿恩特则颂扬地方自卫军的英勇斗争，“敌人侵入和逼近哪里，哪里男人就集合起来，把敌人打倒，撞倒，截断他们的退路，袭击他们的供给和新兵，打死他们的信差、使者、密探和侦探，简言之，就是用一切可行的办法，给敌人造成创伤和损失……这是一支令敌人心惊胆寒的军队，比正规军还要可怕，因为他们到处都有，无所不在；因为他们时隐时现，出没无常。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敌人，地方自卫队就会兴起。而当危险过去之后，每个人，正如他所喜欢的那样，都会返回家园，重操旧业，劳动或做买卖。他们使用所有可称为武器和能消灭入侵者的家什：猎枪、长矛、火枪、棍棒、长柄镰刀等等。他们也可以采取所有能消灭敌人的战争艺术、诡计和欺诈，因为掠夺者在他们的家园是无恶不作的。任何愿与其民族同甘苦共患难的人都不愿在敌人的统治下苟且偷生。”^②

民族主义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普鲁士的改革和德意志的全民抗战。以卡尔·冯·施泰因男爵为首的普鲁士改革家希望在德意志取得法国革命在法国所取得的成就——把德意志人民的道德和物质力量全部动员起来，实现德意志民族的新生。1807年施泰因颁布著名的《十月敕令》，宣布了“地产自由”和“农民解放”。土

① 科佩尔·S·平森著：《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上册，第59页。

② 米夏埃尔·弗洛伊德著：《德意志史》（Michael Freund, Deutsche Geschichte）慕尼黑，1979年，第490页。

地买卖和流通中的种种封建限制被解除，市民和农民可以获得骑士庄园，容克也可以扩大地产，或迁入城市从事工商业。在1810年圣马丁节以后应该只有自由人，于是所有的农民都获得了人身自由和迁徙自由。1808年施泰因又颁布城市规程，使各城市都获得了自治权。市民有权选举市议员，再由他们选出政府。各城市还获得了财政自主权，自行管理贫民救济和学校事业，并以国家的名义掌管警察事务。最后施泰因终于能在调整官僚机构过程中，把国家的行政和司法分开并使行政本身现代化。

1808年11月，普鲁士国王在拿破仑的威逼之下解除了施泰因的职务，后来，哈登贝格继续推行施泰因未完成的事业。他使教会财产世俗化，1811年准许工商自由。他让农民用钱赎免手工徭役和提供牲口的徭役、地租和利息，并把世代耕种的土地买回归己。他还在1812年颁布法令解放犹太人，使犹太人成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他用国王任命的县长取代选出的邦议会，从而使行政集权化。

由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和博伊恩领导的军事改革是上述各项改革的补充。军事改革的方向是，以法国军队为样板，改造军队，使在军队中服役不再被视为令人可恨的强迫行为，而成为一种公民的荣誉和责任。采用适应现代战争的编制、武器和装备。纯洁军队组织，振奋精神。认真选拔军官；任用军官不再是看出身，而是根据他所受的教育和作出的贡献。1808年建立后备军制度，1813年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

威廉·冯·洪堡的教育改革也是普鲁士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洪堡根据裴斯泰洛齐按自然本性发展个人的天赋和力量的教育思想，对公立中、小学校进行了改造。1810年柏林大学创立。它实行“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领先”等原则，从而成为德意志大学的典型。

在民族主义思想的鼓舞下，抗法运动逐渐形成了一场真正的

民族运动。1808年4月，“道德协会”在柯尼斯贝格建立，到1809年便扩大为25个分会，700多名成员。它的活动并不只限于普鲁士王国，卡尔·米勒就使莱比锡的爱国者与这个组织建立了联系。表面上看，它是一个“为了提高公民道德的团体”的文化组织，但实际上，它试图监督国家官吏和公民，揭露和惩罚那些私通外国的人，这个组织后来成了人民起义反对拿破仑的核心。此外，雅恩神甫创立于1810年的体育组织也是反对拿破仑的一股重要力量。

1812年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撤退使普鲁士终于对他展开了斗争。1813年10月16—19日，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的胜利成为德意志民族运动史的转折点。拿破仑被打败了，“坏蛋”和“人类之敌”被推翻了，“德意志独立、道德和国家进步发展的唯一敌人”俯首认输。莱茵河左右两岸的可恨的法国人都被驱除干净。但是要实现德意志统一还须再等半个世纪之久。

二

解放战争胜利后，封建势力卷土重来，民族和自由的希望受到严重挫折。然而，精神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反抗并没有停止，民族主义思潮在德意志继续发展。

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欧洲反法联盟各国为了处理战后欧洲的事务，在维也纳召开会议。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推动下，结成“神圣同盟”，他们各自承担的任务是对他们的臣民实行家长式的统治，“保卫宗教、和平和正义”以及为反对一切革命活动“在任何地方互相支援”^①。在德意志，维也纳会议解散了拿破仑建立的“莱茵联盟”，但保持了德意志的分

^① 迪特尔·拉夫著：《德意志史》第68页。

裂状态。在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侯爵（1821年担任首相）的操纵下，由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汉诺威和符腾堡组成的所谓“五强委员会”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同盟”^①，它实际上是中欧地区中世纪封建传统的最后表现形式，该同盟是由39个主权邦（黑森-霍姆堡1817年才加入）组成的松散联合。帝国骑士已经完全消失，教会邦亦然，过去骄傲的帝国自由市只剩下4个——不来梅、汉堡、吕贝克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35个邦中，主要的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其他地方，过去的小邦依然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德意志联邦同盟各邦现在重新建立起秩序、权威、传统和家长式统治。君主制度再度支配一切，贵族阶级重新获得了以往那种高于其他阶级的社会地位，资产阶级则回复到原先“上帝赐给的”卑下地位。反自由主义、反民族主义、反对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理想的梅特涅，创立了他那个时期最反动的模式，严格执行书报检查制度。自由主义刚一露头就立即加以镇压，民族主义活动也被认为是激进的危险活动，与政治改革运动一起遭到无情打击。

对于德意志人民来说，1815年以后的时期是幻想破灭、希望落空、诺言毁弃和改革推迟的时期，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所抱有的“最后”光荣解决中欧问题的希望远没有实现，德意志仍面临着封建制度残余问题、宪法问题、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而首先是国家统一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1815—1831年，甚至超出了这个时期，在德意志的精神生活中，黑格尔哲学一直起着支配作用。黑格尔强调发展变化的观点，把民族精神看作是“世界精神”在不同进展阶段中的特殊表现。“一个民族的‘精神’便是……具有严格规定的一种特殊的精

^① 郭恒钰著：《德意志帝国史话》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135页。

神，它把自己建筑在一个客观世界里，它生存和持续在一种特殊方式的信仰、风俗、宪法和政治法律里——它的全部制度的范围里——和作成的历史的许多事变和行动里。”^①在黑格尔看来，民族精神在国家中得到最显著的体现；国家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基础和核心，是一个“伦理有机体”。黑格尔强调全体先于部分，国家重于个人，并进一步发挥说，“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作地上的神物。”^②

黑格尔虽然以同情的态度看待法国大革命，但他仍把法国说成似乎不如普鲁士；在法国，“整个国家系统只显出一种不公平。改革必然是剧烈的”，法国革命是“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但是在普鲁士则有的是“公平”、“安息”和“满足”，完全没有进行暴力革命的必要^③。黑格尔甚至认为，普鲁士君主制优越于民主代议制，他似乎相信世界精神在普鲁士国家已经实现了自己。

黑格尔声称，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里，世界精神只“选择”一个民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民族是世界精神在那一时代中的“承担者”，至于其他没有被选中的民族，就停留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不再向前发展。他污蔑东方民族，说东方民族是世界精神先前曾经“选中过”以后却又“抛弃”了因而不能再发展的民族。只有德意志民族是世界精神“最后选中”的民族，它是最优秀的民族，是历史发展的顶峰。黑格尔说：“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目的是要使绝对的‘真理’实现为‘自由’无限制的自决——那个‘自由’以它自己的绝对的形式做自己的内容。”^④“哲学的形式的原则，在日耳曼遇到一个具体的实在

① 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15页。

② 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5页。

③ 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第493、491页。

④ 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第387页。

的世界，‘精神’在其中得到内在的满足，良心在其中得到了安息。因为在一方面，新教世界自己在‘思想’里有了很大的进展，能够认识‘自我意识’绝对的顶峰；而在另一方面，新教对于实在世界，在各种道德的和法律的关系上，享有一种安静的信心，——这一种信心构成了同‘宗教’为一体的东西，而且造成了关于私有权利和‘国家’制度的一切公平的内容。”^①

此外，黑格尔还颂扬战争。他断言国家这个“伦理有机体”有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肯定方面是和平，否定方面是战争，战争可以促进“伦理有机体”的健康。相反，长期的和平会使国家腐化堕落，就象持续的静止会使湖水发臭一样。黑格尔的强权国家观念后来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的主要思想武器之一。

1815年以后，德意志民族主义最初的主要力量是大学生协会。这是一种与旧式大学生社团组织形式很不相同的学生组织。1813——1814年许多大学生作为志愿战士参加了解放战争，但当他们从自由军团和志愿狙击兵团重返课堂时，现实政治的发展使他们极感失望。他们怀着自由和祖国统一的心愿，力图提高德意志青年的道德，消除对各小邦的忠诚，燃起席卷全德的民族主义熊熊烈火。1815年6月12日，耶拿大学11名大学生在“荣誉、自由和祖国”的口号下成立了第一个大学生协会。其目的是为了“至少在大学里自己的生活范围内实现未能在全国达到的统一”，并致力于“建立一个以自由和统一为基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②。该协会用红黑两色作为其旗帜的颜色，旗帜上用红、黑、红三个条子，中间是金色的橡树枝。采用的制服是吕措夫军团的制服——红色翻领、饰以金色橡树叶的黑色上衣。

① 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第491页。

② 迪特尔·拉夫著：《德意志史》第69页。

以耶拿为起点，大学生协会迅速扩延到德意志中、南部的大部分大学，但在北部较少。1817年10月18日，大学生协会在爱森纳赫附近的瓦特堡举行了第一次大会，庆祝莱比锡民族大会战4周年和宗教改革300周年。1818年10月10—19日，大学生协会代表会议在耶拿召开，成立了“全德大学生协会”，明确宣布其政治目的是追求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它采用黑——红——黑并带有一条金色的橡树枝，作为大学生协会的标志。

大学生协会运动受到反动势力的密切注意，在发生了几起协会成员暗杀反动文人和政府官员的事件之后，梅特涅和普鲁士国王遂以德意志领邦同盟的名义，于1819年9月20日炮制了一份《卡尔斯巴德决议》，规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对新闻出版的 control，同时规定对大中学校进行监督，以查出一切颠覆分子。大学生协会也被勒令解散。

从30年代起，德意志的工业革命开始启动，农业资本主义关系也逐步确立。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政治自由和国家统一问题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在德意志再度崛起。

1830年秋，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弗赖堡大学法学教授卡尔·特奥多尔·韦尔克尔向德意志领邦同盟议会提出了在全德实行新闻自由的要求。1831年12月28日，巴登议会首先批准了新闻法，并宣布次年3月生效。这一新闻法与领邦同盟法中的新闻检查公开对立，它的批准活跃了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新闻运动。巴登、普法尔茨、黑森大公国和选帝侯国以及法兰克福等地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开始越区接触。更重要的是，这时的反对派进一步提出了统一德意志的主题。在保罗·普菲策尔的《两个德意志人的通信》和达姆施塔特威廉·舒尔茨的文章《通过国民议会统一德意志》中，公开主张建立全德意志的国民议会。

1832年1月报刊编辑菲力普·雅各布·西本普法伊弗尔、律师约翰·格奥尔格·维尔特、弗里德里希·舒勒尔和约瑟夫·萨

弗埃等人建立了“新闻和祖国协会”，要求：（一）普遍的新闻自由是最起码的条件；（二）德意志的统一和一个民主—共和的宪法。^①协会在各地建立了分会，影响扩展到南德和中德，参加者有海涅和伯尔尼，甚至远及巴黎的德意志侨民。自大学生协会被禁之后，“新闻和祖国协会”是反对派第一个越过各邦界限的全德性政治组织。

1832年5月27日，在西本普法伊弗尔、维尔特和其他32位知名人士的号召下，大约有3万多人从德意志各地来到普法尔茨哈尔特朗的汉巴哈宫，参加“德意志人的民族节日”，纪念巴伐利亚邦行宪12周年。这是一次空前盛大的全德爱国的群众性大会。在汉巴哈大会的游行队伍前面飘着黑、红、金黄三色旗和波兰旗，维持秩序者佩戴着三色授带，上面缀有“振兴德国”字样。西本普法伊弗尔在充满热情的节日致词中预言统一的日子终将到来，“那时阿尔卑斯山的和北海的、莱茵河的、多瑙河的和易北河的德意志人都如兄弟般拥抱，那时关税壁垒和边境的栅栏，分裂的、压抑的和使人意气消沉的一切权力象征都将消失”，“自由和统一的德国永存！”^②

汉巴哈大会也招致反动势力的严厉镇压。1832年6月28日德意志领邦同盟议会决定限制邦议会的权力。7月5日又通过所谓《维持德意志领邦同盟法律和秩序安宁的措施》。两个决议取消了各邦议会的预算咨询权，代之以邦等级协商监督委员会；加强书报检查，禁止集会和结社自由；宣布巴登1831年的新闻法失效；普法尔茨实行戒严；逮捕汉巴哈大会的领导者。西本普法伊弗尔和维尔特被捕，舒勒尔和萨弗埃逃往国外。

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发展进程中，1840年具有不可忽视的意

① 丁建弘、陆世澄主编：《德国通史简编》第285页。

② 丁建弘、陆世澄主编：《德国通史简编》第286页。

义。德意志人的民族感情由于法国的行动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早在 1832 年和 1839 年埃及副王穆罕默德·阿里为了在近东建立一个阿拉伯帝国，曾经两次大规模进攻土耳其。阿里的行动得到了法国的支持，但却遭到英国、俄国和奥地利的反对；这些国家不愿坐视土耳其在地中海被削弱而损害自己的利益。1840 年 7 月 15 日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 4 国在伦敦缔结了《安定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条约》。这个条约是避开法国签订的，同时让普鲁士在发生战争时采取中立的条件下，参加该条约，它等于在外交上排除了法国政府。特别是英国和俄国的接近，破坏了七月君主国的全部外交政策的设想。

巴黎方面对伦敦条约作出了强烈反应。外交政策的危机变成民族情绪的危机，外交政策问题变成民族荣誉问题。法国著名作家埃德加·魁内采取了坚决的反德意志的态度（小册子《1815 年和 1840 年》），而法国新闻界则发动了一场反对 1815 年条约战争；莱茵河作为新的目标取代了东地中海的目标，具体地说就是重新获得法国在莱茵河的“自然界线”作为恢复被打乱的列强均势的前提条件。以阿道夫·梯也尔为首的法国政府在公众中日益增长的战争情绪的压力下，用一系列扩军备战的措施准备同伦敦条约国，首先是同德意志较量一下。

全国危机并没有引起全面战争，东方问题只暂时地和在边缘上震动了欧洲列强的关系结构，但是德意志舆论对法兰西的莱茵边界要求却以自发的对抗作出反应，这一运动明显改变了民族的政治意识。在反对拿破仑的自由战争中，浪漫主义者曾把莱茵河看作祖国的象征，现在，这种观念再一次成为席卷整个德意志的民族呼声的出发点，它超出了资产阶级的范围，蔓延到德意志各阶层居民，并成为民族主义的一体化力量。1840 年 9 月，当时还毫无名气的法院书记员尼科劳斯·贝克尔写出了《莱茵之歌》，这首歌象一枚火花落入了自伦敦条约以来不断高涨的爱国热情之